

似水流年

## 阿婆与猫之约

翁盈昌

午后三点的暖阳，斜斜穿过居民楼的缝隙，在花坛边的水泥地上织就一片斑驳光影，恰如“日光穿竹翠玲珑”的静谧。七旬的王阿婆拎着两只印着碎花的搪瓷盆，步履慢悠悠地准时出现，盆里“哗啦哗啦”的声响，似一句无声的召唤。不过片刻，一只通体雪白的猫便从墙头跃下，率先凑到盆边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紧随其后，一只黑白相间的猫从楼道角落钻了出来，也慢腾腾地加入进食的队伍；接着，几只猫从花坛灌木丛里探出头，又有几只绕到阿婆脚边蹭来蹭去——这温情的一幕，在这座搬迁小区里，已静静上演了十几个春秋。

王阿婆与这些野猫缘分，始于十几年前一个喧闹的傍晚。那天是她大寿纪念日，家里来了满屋子亲戚，厨房的灶台就没停过火，红烧带鱼、清蒸风鳗、芋艿炖排骨……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。客人散去后，桌上还剩下半盆鱼肉，电饭煲里也留着小半锅米饭。女儿收拾碗筷时，随手将这些剩菜剩饭拨进垃圾袋，正要往垃圾桶送，却被王阿婆一把拽住胳膊。“倒去垃圾桶多可惜，喂猫多好。”她皱着眉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的坚持。

女儿无奈松手，看着母亲转身走进厨房：先把鱼肉仔细挑拣出来，和米饭拌在一起，又淋上少许菜汤，最后盛进一个旧瓷碗里，端着就往花坛走去。“野猫也饿着呢，给它们添口饭，总比扔了强。”她一边走，一边小声念叨，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。

次日一早，王阿婆习惯性地去看花坛边查看，那只旧瓷碗竟空得干干净净，连一点汤汁都没剩下，碗沿上还沾着几根细细的猫毛。她心里忽然一动，暗自琢磨：“这些野猫怕是饿狠了。”从那天起，王阿婆便开始攒家里的剩饭菜，每天按时送到花坛边。日子久了，她渐渐摸清了底细——小区里的野猫，大多是之前搬迁户留下的，主人走了，它们就成了无家可归的“流浪儿”，只能在楼宇间窜来窜去，靠翻垃圾桶找些残羹冷炙度日。

看着它们瘦骨嶙峋、眼神怯怯的模样，王阿婆的心软得一塌糊涂：“都是一条条性命，哪能不管呢？”自此，喂猫成了王阿婆雷打不动的日常。

每天下午三点，她准时开始准备猫食：先从冰箱里取出前一天特意去小菜场买的小杂鱼——那是她精挑细选的，三元钱一斤，便宜又新鲜，买回来洗干净、用清水煮熟后，分成小份冻在冰箱里，每次取一份化开；接着，把从单位食堂“讨”来的剩羹冷饭倒进搪瓷盆，再加入煮好的杂鱼，拿起一双旧筷子细细搅拌。拌好猫食，她端着盆轻轻放在花盆中间，嘴里发出“咪咪”的唤声。不消一会儿，几只熟悉的身影便从各个角落跑出来，围着搪瓷盆狼吞虎咽。

有人不理解，觉得她是“瞎操心”，可她从不在意，依旧每天按时出现在花坛边。

她的养老金本就微薄，自己买菜专挑打折的，衣服也都是穿了好几年的旧款式，可给猫买杂鱼、买猫粮时，却从不含糊；有时单位食堂的剩饭菜不够，她就自己煮点米饭，拌上自己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小杂鱼，也一定要给野猫们送过去。

前年秋天，王阿婆不小心撞伤了手脚，被女儿强行送进医院，一住就是十多天。躺在病床上，她心里最惦记的不是自己的伤，而是那些等着吃饭的野猫。“它们要是好几天没见着我，会不会以为我不喂它们了？”

住院第三天，她撑着虚弱的身体，给隔壁邻居打电话，絮絮叨叨嘱咐了半天：“妹子呀，麻烦你去超市买点猫粮，每天下午三点，送到我往常喂猫的老地方，千万别忘了……”

邻居笑着答应，让她安心养病，可她还是不放心，隔一天就打个电话询问，直到听见邻居说，“小猫们吃得香着呢！”那颗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下。

后来，教师楼也要拆迁了，王阿婆搬到更远的小区去。搬迁当天，她依旧像往常一样，早早拌好猫食，端到花坛边。那天来的猫比平时多了一只，是一只很少露面的瘦小奶猫。阿婆轻轻摸了摸它的头，轻声叹道：“你呀，怕是没福气再常吃我拌的饭了。”

离开老小区三天后，王阿婆又拎着猫食，坐了好几站公交车回来喂猫。正在搬运家具的邻居见了，忍不住和她搭话，她笑着解释：“猫狗皆是人类的友伴，爱猫养猫喂猫是一份欢喜，亦是一份温情，既然选择相伴，便要以善相待，不负这份缘分。”

人在旅途

## 寻花直壁坎

朱勤

都说马目的直壁坎上有花海，我很想去那里看看。周末起个大早，踩上自行车就出发了。

阳光真好，洒在身上暖洋洋的。骑的是运动自行车，速度堪比摩托车，一路劈风而去。原以为直壁坎位于定海区的范围内，不会太远，不承想那地方居然真是舟山本岛的“天涯海角”。

从长途客运中心门口的马路骑行而下，至小山干工业园区，再过隧道，至南善桥。经马鞍山至岑港镇中心，沿着外环线一直骑至通往岱山的出口。发现右侧是旋次自然村，左侧是条老马路，马路尽头的山坡上有白色的风车在旋转着叶轮。

沿着左侧老马路骑行，看到路标上写着“马目，神话之鸟还有8公里”。虽是冬季，道路旁，田野里的作物却是葱绿的。

车行过“欢喜烟墩”，不远处的水库坝上用种植的植物写着“龙舌水库”，由于行程紧张，时间所迫，没有进去欣赏。

转过两三个山脚，在浓密的树荫下骑行了约半小时后，终于看到了马目的路牌。那就是马目的入口了。左转，公路笔直，500米后就到了个隧道口，那里就是宫前了。询问了当地人，说花海就从隧道右侧的公路上去，但路远，要步行1个多小时呢，而

且现在的时节花儿并未开放。但我还是想去看，于是将自行车沿着上山的路推行到一户人家门前停放，随后步行上山。

路途确实遥远，脚下的柏油路逐渐变成水泥路，至风电场后又被替换成铺满石子的泥路。这泥路从各座风车之间绕过，要行走很久才能到达临海的山崖。而按照来之前了解的信息，花海就在临海的山崖上。步行到那里用了1个半小时，朝山崖下望去，碧蓝的海洋一直延伸至天际。海面上零星的岛屿宛如镶嵌在碧波之上的珍珠。跨海大桥如白色的长蛇横卧海面，蜿蜒至远方，车流在桥面上川流不息，那就是去往岱山的海上通途了。

回来的路上遇到来自东港的一对小夫妻，男人骑着摩托，女人坐后座上。冬季，花朵未开，有点失望。我说，景色还是不错的，风车在阳光下旋转，山路上是明暗相间的光影，甚是美妙。风车下是山崖和海，还有海上公路直通远方，海上岛屿宛若仙山，能觅此美景，其实不虚此行。小夫妻听后连连称是，并邀请我去东港的家中做客，我和他们在雪白的风车下合了影，互留了联系方式。

冬季的直壁坎上没有花，但有美景，也有朋友。

心灵隽语

## 决明染黄云廊秋

晓风东来



今天的晨雾还没散尽，东海云廊的风里裹着草木香。转过一道弯，山坡忽然撞进眼底——漫坡都是决明，细碎的黄花儿挤挤挨挨，像撒了满地的阳光碎金，风一吹，便漾起层层明黄的浪，晃得人眼都暖了。

这决明是豆科决明属的多年生草本，羽状复叶细碎雅致，那亮眼的黄花过后，会结出细长的荚果，里面藏着扁圆形的种子，便是我们熟知的决明子。它们黑褐光亮，带着自然的清晰纹路，既是古人眼中“清肝明目、润肠通便”的良药，如今也有多重妙用：晒干后填充枕芯，松软透气，伴着清浅草木香助眠；煮成茶饮时，取5~8克用沸水冲泡，焖泡10分钟即可，入口带着淡淡的甘醇，还能根据喜好加一两片枸杞调味；入药则需经炒制炮制，用火翻炒至表面微鼓、透出焦香，药效更易析出。

恍惚记起盛夏的云廊，连日干旱烤得草木蔫软，彼时这些决明也是这般长在坡上，叶子蜷着、耷拉着，没半点精气神。谁承想，它们竟凭着一股子韧劲，熬过了酷暑炙烤，把根系扎得更深，如今攒足了劲儿绽放，用最鲜亮的黄，把秋山染得活色生香。这植物向来适应性极强，耐贫瘠、抗干旱，就连种子决明子也自带“坚韧基因”，不仅自身妙用颇多，还能随着风或鸟兽传播，在陌生的土地上扎根发芽，延续生命的张力。

行至路边，一块青灰色岩石的缝隙里，竟也冒出一株决明。它的根浅浅扒着

石缝里的薄土，却依旧开着两朵小黄花。我轻轻一拉，它便带着少许石屑脱了出来，根系还带着湿润的土气，凑近细看，枝叶间已隐约可见细小的幼荚，未来这里会孕育出数十粒决明子，藏着入药、制茶、做枕。小心翼翼捧着它回了老家，埋进屋后的盆景园角——特意选了疏松透气的腐叶土混合河沙（比例3:1），埋时让根系舒展，覆土不宜过深，仅没过根茎即可。决明耐旱怕涝，日常浇水遵循“见干见湿”，每周浇一次透水便足够；生长期（4~6月）施一次稀薄的氮磷钾复合肥（稀释1000倍后浇灌），就能让枝叶更繁茂。冬季气温低于5℃时，要将盆景移入室内向阳处，或用塑料膜包裹枝干防寒，减少浇水频率，保持盆土微干即可安全越冬。

盼着它在松软的沃土中扎稳脚跟，待来年秋日，不仅能擎出几朵明黄，更能结出饱满的决明子，既续写从石缝到田园的坚韧与明媚，也让这份自然的实用馈赠，在寻常庭院里静静生长、默默滋养——待果实成熟，便采收晒干，去除杂质后装入密封罐，置于阴凉干燥处储存，防潮防虫可保存一年以上。届时炒一小罐入药、泡一壶清茶，还能亲手做个决明子枕：取晒干的决明子500~800克，用纱布袋分装成两包（避免结块），塞进纯棉枕套中，可搭配薰衣草、陈皮碎增香，枕着既有支撑力又能安神，把石缝里的韧劲，融进日常的烟火时光里。